

志共舉陵事，不知曉那告辭矣。雖與謝陵對不心，而入了業娘。

蘇武歸山，士會歸於張良：「陵歸文事，而我歸武事，昔平同
，鉛金劍，對伏，縣獄三歲，越武支耕，出曰：『我苦難當。』金劍陵
，受其恩惠，奉祖伯母，托玉五卦，與謝姑主，以驕息，主我事，
空去祖之難而未散，奏室也。是甘泉士，義堂助文，將之賦。

法藏大師與華嚴宗

蘇

王·曾翻·去難華嚴
東王·菩·對闡華書·四十八重·行水路·五十五
大·胡·可見·世·譯·大·顏·人·文·新·世·全·華·三千·卷·陰·陵·

古·手·執·龍·文·爾·而·秦·建·寺·主·廟·香·青·公·一·詞·國·母·大
貞·鈞·王·咒·一·鵠·卽·五·念·咲·六·丘·御·禮·火·而·坐·嶽·大·卦·五·
此·艮·日·言·益·重·禮·恭·卦·具·去·斂·又·命·弟·子·耕·福·一·字
咲·圓·郊·都·至·以·陵·華·事·被·兩·弟·子·大·來·回·答·家·耕·福·郎·晦

。東法藏大師（六四三！七一二），俗姓康，字賢首（相傳此名
爲武則天所賜，被尊稱爲賢首國師，因他是我國華嚴宗的創始人
，在佛教史上華嚴宗又稱賢首宗）。原籍西域康居，他祖父時，

來到長安，定居下來。其父被贈爲左侍中。大師十七歲出家，當
沙彌時，就受到武則天賞識。據說，他受「比丘戒」，就是武后
給特地安排的。以後，他奉命參加組織八十卷「華嚴」的翻譯，
並在佛授記寺講新譯「華嚴」。當講到「華嚴世界品」時，講堂
發生「地動」，維那恒景把這情況向武則天稟報，武后當即下詔
道：

召鄧「昨請敷演微言，闡揚秘蹟。初譯之日，夢甘露以呈祥，開
闢謬講之辰，感地動以標異。斯乃如來降迹，用符九會的文；豈
道：

華嚴宗雖說依「華嚴經」而立教，但它對「華嚴經」的發揮
則是創造性的，因此成爲中國佛教特有的教派之一，並傳入朝鮮
(新羅)、日本。華嚴宗以「理」和「事」等較易理解接受的概念來闡發佛教大乘思想，同時又比較注意對範疇及範疇之間關

蔡惠明

係的細緻分析，因而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過程中，有着廣泛和深刻的影响。兩宋的程朱理學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華嚴宗思想影響的。

法藏大師精通梵文，他曾參加過玄奘大師主持的譯場，後來又隨義淨三藏譯經，還與實叉難陀（喜學）等人合作，共同譯出「楞伽經」、「大寶積經」等佛經多種。其中特別是對「華嚴經」的翻譯、訂正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在這以前，「華嚴經」較完整的譯本是東晉佛駄跋羅譯的三十四品、六十卷本（俗稱晉地婆訶羅（日照）對照梵文經本補譯出缺漏的兩段文字。武則天支持實叉難陀重譯「華嚴經」為三十九品、八十卷本（俗稱唐譯「八十華嚴」）。這個譯本雖比晉譯詳細，但仍缺日照補譯部份。因此大師以晉譯和新譯對勘，又補上日照所譯，整理出一部比較完善的「華嚴經」譯本。（另外，唐德宗貞元年間，還有般若譯的四十卷本「華嚴經」也是一部比較重要的「華嚴經」譯本。）

大師的著述很多，其關於「華嚴」的有：「華嚴探玄記」二十卷，「華嚴經傳記」五卷，「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」四卷，「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」二卷，「華嚴問答」二卷，「華嚴指歸」一卷，「華嚴策林」一卷，「華嚴義海百門」一卷，「華嚴游心法界記」一卷，「華嚴菩提心章」一卷，「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」一卷，「華嚴經文義綱目」一卷，「華嚴經闡脈義記」一卷，「金師子章」一卷。其他著作有「密嚴經疏」四卷，「梵網經疏」六卷，「起信論義記」三卷，「十二門論宗教義」二卷等。

大師預知時至，安詳圓寂於唐玄宗先天元年，終年七十，被追贈「鴻臚卿」，賜絰一千二百匹，按「三品」等級舉行國葬。據說，賜絰是破格的，唐制文武官亡故，一品賜絰二百匹，降及

九品，僅祇十四。而大師竟獲賜絰一千二百匹，可見朝廷對他的重視，禮遇優渥。

大師的基本思想，大體上都是繼承乃師智儼，但他青出於藍勝於藍，豐富和發展了智儼學說。例如在判教理論上，教分為五的思想，在杜順和智儼那裏已有表露，但明確五教的名稱和次序為：小乘、大乘始教、大乘終教、大乘頓教和一乘圓教，則是由大師確定下來的。他並據此把當時各宗派的各宗派分別判入上述各教，而認為華嚴宗是「一乘圓教」。所分「五教」主要是從「教法」上區劃的，大師同時還從「教理」上依據中印佛教各派所講的理論分為「十宗」。就是：（一）我、法俱有宗。（二）法有、我無宗。（三）法無去、來宗。（四）現通假、實宗。（五）俗妄、真實宗。（六）諸法但名宗。（七）一切皆空宗。（八）真德不空宗。（九）相、想俱絕宗。（十）圓明俱德宗，即「一乘圓教」。此外他也研究了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各家所據不同佛教經典，宣傳不同教義的情況，把各家按先後次序分為十家，即：（一）北魏菩提流支立「一音教」。（二）曇無讖立「頓」、「漸」二教。（三）北齊慧光立頓、漸、圓三教。（四）北齊大衍（寺彙隱）立四宗教。（五）護身（寺自軌）立五種教。（六）耆闍（寺安凜）立「六宗教」。（七）慧思、智顥立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。（八）唐江南愍立二教。（九）梁法雲立「四乘教」。（十）唐玄奘立「三時教」。（請參閱「大乘起信論義」記、「華嚴探玄記」和「華嚴五教章」等），大大充實了華嚴宗的判教說。

對於華嚴宗闡明法界無盡緣起教義的一些基本理論範疇，如「四法界」、「六相義」、「十玄門」等，大師也有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分析和論證。而特別要提到的是：他為了使這些繁瑣、晦澀的教義為人們理解、接受，做了許多深入淺出的通俗化工作，從而使華嚴教義深入人心，歷久不衰。據「宋高僧傳卷五法藏傳

「記載，有一次他被武則天召去講解『六相』、『十玄』。講了

半天武后竟聽不懂。於是他指着殿前的金師子做譬喻，反覆闡明，使「帝遂開悟其旨」，這就是現存的「金師子章」。又「本傳」還載，他爲了使人們對「華嚴經」中緣起無盡，圓融無礙的理論得到感性的認識，會設十面鏡字「八方安排，上下各一，相去丈餘，面面相對」，然後在中間放「尊佛像，點一支臘燭照之，於是十面鏡子中「互影交光」，佛影重重，而「學者因曉刹海涉入無盡之義」。這種啓迪式的形象化教育在今日仍具有指導意義。

關於大師著作，大部份原已佚失。清末楊仁山居士從日本等國多方搜集，並由金陵刻經處重刊印行，才得再窺其大貌。楊仁老還作了重要考證，如「華嚴三昧章」，與日本大正藏中的「華嚴發菩提心章」大致相同，但日本佛學家南條文雄提供的朝鮮「華嚴三昧章」譯本對勘，認爲「華嚴發菩提心章」混入杜順所作的「華嚴法界門」全文，非大師原作。又據唐代新羅（朝鮮）學者崔致遠作「法藏傳」中提到，他依照大師「華嚴三昧觀」的體例作傳，楊仁山居士因此判定「華嚴三昧章」即「華嚴三昧觀」，並據以刊刻。還有「華嚴策林」，歷代傳目均載此作，但早佚失，日本大正藏收有此文，但楊仁老認爲，這不是原本，而是僞作。而大都治華嚴的學者皆徵引此篇，真僞一時難於定論，尙待作進一步考證。

清續法撰「三祖賢首國師傳」介紹大師有關「華嚴」的感應事跡有：

一、調露元年五月間，雍州萬年縣何容師嗜食鷄子無算，暴死。同七百人入鑊湯獄，附信返魂者，令第四子行證，懇求師贖罪，師令誦寫「華嚴經」。至永隆元年八月寫就莊嚴，請僧齋餓，會衆乃見何容師等七百鬼徒到席禮謝。

二、永淳元年四月間，雍州長安郭神亮者，修淨行，暴終。諸天引至兜率內院，禮敬慈氏，有一菩薩謂曰：「何不受持『華嚴』？」亮以無人講解爲辭。曰：「現有賢首菩薩弘揚，何得言

無？」

三、文明元年，時成、塵二德問：「京兆有王明幹，死入地獄，地藏菩薩教誦偈曰：『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』入見閻王，王聞之放免。三日後方蘇，向空觀寺僧定法師說之，然不知有出否？」師答曰：「此乃華嚴第四夜摩會中偈。」檢之果是十行頌也。

四、天授二年，曾州牧宰迎講大經，因論邪正。會中有左道者，不信佛法，口發惡言，身面忽疤痕，須眉盡爛，遽來求懺。師誠勸曰：「此乃華報耳，汝當禮敬三寶，虔誦『華嚴』百遍，罪可滅矣。」讀經未半，形質如舊。

五、長壽年間，師於雲華講百千經，有光明現從口出，須臾成蓋，衆所具載。延載元年師講「華嚴」至「十地品」，天華四散，五雲凝空，崇朝不輟，香彩射人。

此外，大師弟子慧英撰「華嚴感應傳」，現存胡貞幽的刪本，也是記載誦寫「華嚴經」的感應事跡的。可見法無高下，重在契機，條條道路通向菩提大道。心誠則靈，有感必應。誦寫佛經，與持名觀相一樣，均能得到佛菩薩的護佑，我們應當學習大願普賢菩薩「所有功德皆隨喜」的精神，各宗並弘，見作隨喜。

最後順便介紹一下唐譯「華嚴經」的基本內容：全經三十九品，第一品是「世主妙嚴品」，第三十八品爲「離世間品」，最後一品是「入法界品」。中間的三十六品是講各種教義和各級菩薩修行的過程。「華嚴」的七個地方裏，有四個是在天上，其神妙稀奇，蔡元培認爲是一部「有豐富想像力的神話小說」。到三十八品，亮明了「離世間」的目的，最終引入「法界」。「華嚴」是屬於「大乘有宗」的經典，被譽爲「經中之王」。法藏大師判爲「一乘別圓」的「圓教」經典，武則天在「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」中稱「斯乃諸佛之密藏，如來之性海，視之者莫識其指歸，挹之者罕測其崖際。有學無學，志絕窺覲；二乘三乘，寧希聽受。」敬希緇素善信，發心誦寫，功德無量！